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聖賢學力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聖也字本作希伊

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捷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

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言士希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知於今名下通賢也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以

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

發策決科禁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

之所志愚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

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性焉空焉之

謂聖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

勉而誠無不立幾無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

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

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

安焉執焉以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

幾而言也

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

所獨好者何學也

也則止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伊川先生曰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學而不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學之道如何曰

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學之道如何曰

天地諸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五行之所為也然人

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

通于道而為聖為賢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其焉曰仁義禮智信

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

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

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

指其未與物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接之前也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憂思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

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

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已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

邪僻枯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為情然情矣于中未流

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反是枯猶桎梏

謂拘攣而暴殄之言然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養

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往朱子

性窮理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誠之之

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

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

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上文所言所以誠之道也

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

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

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

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智也然勇之中亦備此

二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

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

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

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



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

已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

好之篤學之之道也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

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膺也凡得一善言

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曾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

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

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

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勉而後

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

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

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

耳使非短命而與聖人一美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

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

記問詞章為學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

去道愈遠矣



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  
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  
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苞涵盡天下之  
理亦甚約也。朱曰：首為耒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冶。明  
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蓋將發  
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後之  
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  
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  
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  
徒志  
益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僻，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

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  
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  
學以為己苟求人  
知則是私心而已。

外誘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  
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物。  
性者非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之所具也。敬而無  
定而物理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



夫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  
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  
遂通者應於外也體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  
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  
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  
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  
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  
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以性  
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  
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  
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  
不與物接是無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持而能定也

聖人之常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

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

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  
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  
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易曰貞吉悔止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咸卦九四彖曰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  
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其  
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人之情各  
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也

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  
則不能以有為為應逆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地是亦用智之過也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與佛氏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私意之自私自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已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

所惡於智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此說物來而順應

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

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自私自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

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

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

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

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

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聖人

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

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

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道義重則

外物輕造理深則者欲微

### 德業 附知行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

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也擇言篤志是實事也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

不實擇言謂脩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

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以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脩業只是一事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

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求

至其所知所重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

之先見音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手事之幾微矣

極明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

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禩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伊川易傳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



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弗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寧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

### 敬義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

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於

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遠於

在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

孤也伊川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

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

行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明道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

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慾所

累則可上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

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

事也明道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

氣所以生也敬者有心而已若問敬義何別曰敬只

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

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居敬則事

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



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未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夫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且如欲為孝不成只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

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伊川若此以明事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者也條直而無私總邪枉之累則心德至矣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

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明道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自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效之意也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坤道也

明道坤主順主靜故

敬直義左

見異端類

敬

涵養涵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明道朱子曰主敬以立

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

致知而不在敬者

伊川非敬則心昏弊理有不能察而不知有不能至

今學者

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

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

但存心未熟之故

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

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以作意太過勉强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為恭而非

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階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

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

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

理則順手自然盡乎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

我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

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伊川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

於道却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

差有差者皆自由不敬不正也明道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

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敬而

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明道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

發之中敬非中矣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明道篤於持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勝百

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並明道以上元本係四卷存

主宰方始無息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誠無物也敬則自



虛靜不可把。把虛靜喚做敬。伊川朱子曰周子說主靜

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有言未感時知

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念生

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伊川

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

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

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

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

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

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

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

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子言

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

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

此患乎。主敬則自不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



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

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目一○朱子曰程子有力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

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只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履轉相解

非無適之外別有敬也嚴威嚴恪恭敬之道但致敬

主一之外別有敬也或曰敬何

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

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

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川

以上係元本四卷存養類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變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

學變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明

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誠敬 恭敬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令人

外面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

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

而暫欲存其誠則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

亦無可存之理亦無可存之理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

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休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



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操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敬只是主一也主一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伊川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如何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存乎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伊川震卦彖傳匕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

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志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

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克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麟皆在郊數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聰明睿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思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上帝伊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而可



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  
帝以主宰言按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  
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  
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

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

久也伊川盤坐曰箕踞時曰踞箕踞乃傲惰之所居

處恭敬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明道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

事與人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

### 無妄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

伊川震下乾上為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也雖無

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

有徃徃則妄也故無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徃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

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徃視聽思慮動

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明道視聽

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  
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已矣。濂溪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不

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曰無

妄之謂誠。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深哉。詳見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

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以無妄而往無

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之。以之脩身則

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

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伊凡理之所以然者非妄也。

人所欲為者乃妄也。伊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

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不為妄也。

矣。伊

誠意 養誠 又見存養類

明道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

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

脩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脩飾

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省飾之間

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若脩其

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之實事。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



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

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

誠統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

浩浩

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工惟立已

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

日以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

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

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之

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

不實者為用功之地脩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

者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

也

明道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為不息之道伊

道坤王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其裁節之道

川曰志道懇切固且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誠

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有志於道懇則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

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置

斷亦不能一日而遷就也

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

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其創

艾其弊默然立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橫渠不知反約窮源故其淺而無

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

心惑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四面合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

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也主則物來不能應者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害感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

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真而已矣貞者

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

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已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所不通是悔也

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備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

鮮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

虛中無我或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及取四為感

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此虛則能應一人之感及取四為感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若往來憧憧

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

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伊川咸傳憧憧往來者私心

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莫不及

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



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 心志 趨向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明道朱子曰學者志誠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

然苟說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

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明道以記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注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

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

道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

決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

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

之士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係帶則本志未免昏

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

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

上蔡記誦明道看史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

此正為己為人之分學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

責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

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

棄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伊川性人所同得苟安於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小成皆自棄也



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伊川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帶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科舉奪志見七卷惟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官奪人志**伊川元本係十一卷仕而志於富貴者固動於喜怒哀惡之私或馳騫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明道涵養心德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志氣**

**氣質**

見後存養

學者夫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橫渠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

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

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

也明道學以立志為本為學太益在自來變化氣質

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所貴於學正欲陶鑄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為已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

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



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管變也學  
至氣管變方是有功明道

氣 理氣

橫渠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  
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  
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湛而不雜者氣之本  
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  
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屬厭猶餒足  
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  
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以口腹累  
其心毋以小害有潛心於道忽忽為它慮引者此氣  
大賤害貴是也

也厭習纏繞未能脫洒田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橫渠

並係元本五卷舊習未除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

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

必有歉歉之色伊川元本明道曰義理與容氣常相

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

漸多則自然知得容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元本五卷義理者性命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

明氣忿則招拂明道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德亦

反致打格矣元本係十二卷



言行 忠恕 忠信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  
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伊川大畜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  
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  
為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重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  
思則仁在其中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  
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

事之慢弛則以是而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  
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  
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  
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  
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已  
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實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  
之事說並  
管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  
見論語

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查滓具私  
意人欲之消未盡

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  
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管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  
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  
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忠恕所以公平造德  
常如此持養以久亦自明徹矣  
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伊川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  
及人之謂恕心之謂忠推以



已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者知性善以忠信為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明道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禮義有所藉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

知禮 禮義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德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學者捨

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

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並橫渠正蒙元本十二卷

天理 人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橫渠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

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濁而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自於學乎所謂雖愚行全明雖柔必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強者也橫渠反天則所以高遠日所趨日以死死而欲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與道難一伊川元本五卷八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

古今之學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

知於人也伊川說見論語為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

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之用故孝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

務外自為欺誑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古之學

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

已伊川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

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性

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古之學者首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功

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常愛杜元凱語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杜預字元伯作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

養有漸而周編而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

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

至於是其深造而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

自得也可知矣

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假字子游卜商



門固非爾會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

學不可釋教言為訓詁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

流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

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伊川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勉焉

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

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

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

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內外

名實

進退

橫渠曰精義入神事豫五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

素利吾外也於養五內也研精義理誠以入神知之功

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

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

相資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

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一神者妙萬物而無不

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

致非思之所能得也



精義以致其用，所以宗其德，自宗德之外，則有學所不容，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者，須是務實，不取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益？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伊川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伊川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說樂

人已

學知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伊川繹往來，紬繹也。學者

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輟，義理又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

者，眾故可樂也。

善有諸己，足以及人，信從者眾，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為善之意。

此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

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愠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也。有人治園圃，殺知力甚勞，曰：盡之象，君子以振民

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

人之道也。

明德，成己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



之事非君子所務矣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  
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明道振民育德脩己  
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  
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  
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為  
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待失知行之序而且發  
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  
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冊之  
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凡  
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此一章元本十卷  
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明道始學  
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  
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  
不然是未嘗實  
用力於學也

循序

自得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父曰累高必

自下

張繹字思叔程門人也學必有序

明道曰人之

為學已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標幟準

望之地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躡等之患故

莫若循序而進學學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

堅必有事焉而用功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大

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明道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  
放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而信  
置即是着意強所謂日月至焉與父而不息者所見  
為非真自得也



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曰或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湏心潛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湏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

只是講論文字伊川元本三卷潛玩聖賢意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

學問聞見悟敏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明道學不學便老而衰明道學

臣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而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人之學不進只

是不勇明道志人安重則學堅固解川躁擾輕浮則

者易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

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苟忘之則終身由

之只是俗事橫渠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

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既學而先

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

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

希不傷手也橫渠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言于道矣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學不可輕議若



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橫  
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凡事蔽  
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謬凡事蔽  
蓋不見底口是不求益取正庶可蓋其所未知所  
未能苟因為蔽覆恐人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  
之知是則非求益者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橫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未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  
仁也然從事於此則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  
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  
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

識矣故曰徹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上徹下之道伊川說見中庸不博則無以備  
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  
疑則不吝不問或踈畧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  
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  
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  
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  
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  
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德或奪於物慾之私  
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今且只將  
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目自來於問學者有所肯否  
於德性有所解合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  
此懿策一年安得不長尊學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地



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資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  
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  
之事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  
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知所  
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  
矣讀書不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  
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  
不徒事章句訓話之  
未編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勿使有  
功多識前言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  
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橫渠君子之學  
有間斷則此  
心外馳德性日  
廢矣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  
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

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耻於下問內  
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多聞不足

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

酬其所嘗知若藝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故  
所以然也酬應

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  
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

涯卒然臨之以所  
未嘗知則窮矣橫渠謂范甕之曰吾輩不及古人

病源何在甕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

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

寐之得醒耳范甕字異之朱子曰橫渠設此語正要  
學者持此題目時時自醒積久貫熟而



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遜此志務時敏  
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厥脩乃來茲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  
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橫渠遜  
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脩乃日見其進也

困學

學治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  
孰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  
日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  
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橫渠係辭曰

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故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天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明道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文為治之末末為知治也

明善

弘毅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  
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識  
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  
事而不近裏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庸竟之則大易  
故以此告之



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橫渠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

則此德有立指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寔微矣

弘而不毅則難

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注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也毅剛強也

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無以居之並明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並明

道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人所以不

能行已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

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互視天下莫能移

其道志不立氣不克故有忘情與羞縮惟然為之人

亦未必恠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彼且羞縮之病消

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

勝文公行三年

之喪始也又見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長義理不勝則

不能以自強故有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未必中然非有志樂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

不為橫渠元本十卷志氣感樂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自顧况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為舉

重明輕之土昂柔

修德

無時不學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

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伊川



人所以處險阻之道自者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  
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  
君子反躬之學雖遇九德最好陶曰亦行有九德  
阻亦莫非進德之地也九德最好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  
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而平  
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  
外敬守於中也剛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  
則直不至於於評簡大者或規矩之不至於隨勁直而溫  
簡不至於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  
不至於於虐強刀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  
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  
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  
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惟能就其  
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  
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橫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  
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  
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寐  
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  
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 學力應驗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命而修養之士保

鍊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脩短有數而聖  
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資質其視  
夫生知安行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  
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  
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  
學聖人者富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經學

文學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櫝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

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問作文害

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

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

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

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

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

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

專務豈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

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辭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徒銜文詞務以



悅人故曰類非能優信戲也齋說見莊子曰古者學為愛否曰齋肅純一之意也

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育

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

意於為文而文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自不可及耳

秉筆學為詞章也解見後觀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伊川天文謂日

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博學於文者只要

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橫渠上下

坎為習坎卦宮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元本三卷

### 道學 理學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橫渠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

如王者起必求取法利澤無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

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橫渠元本二卷

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未知道者如醉人方

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

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及思前日所為則駭且

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及思前日所為則駭且



懼矣

伊川元卷十二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

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酒由不能如曾子

易箒酒要如此不安朱子曰這去事物當然之理苟

人不能若此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才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

理蓋理無不實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

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

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

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

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

頌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

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

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

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復推明實

者亦要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

後所見為實見見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強

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敢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伊川元本七卷心有不待勉強

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

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麓橫渠元本三卷顏

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 友道 師教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明道朋友相處

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

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

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橫渠君子修己之道必以厚

基然走重厚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

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

勝己之賢但或各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

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

義有益學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

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論語

說元本五卷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

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

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有

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

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



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曰

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

已乎故明友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與先王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

者先須溫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關里童子居則當位

人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

進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橫渠

五卷詩抑為溫和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

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

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

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又曰責善之道

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

辱矣明道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尹彥明見

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

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

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

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謝顯道云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  
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昧上



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  
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 西銘 東銘

橫渠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

處正本朱解已全述性理四書思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

也之原明道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仁者

為一體天地萬物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

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體訂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而實踐又曰訂頑立

心便可達天德善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

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

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

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

之生同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

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已揚中立

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愛何如

伊川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言推

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

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  
而無分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揚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一體是理之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意於兼愛則泛然至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無分至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直看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一吾之分殊吾與重面亦便有理同胞吾與各自有理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分殊在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其中矣

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為己之私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勝而失施愛之宜

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

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之二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銘是也施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性不容以異觀也然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

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

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職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過言非心也

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

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

聲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

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

從而為之辭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

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

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

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

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

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

者豈復留之纖芥橫渠學堂壁及牖右書訂頑左書砥

以累其身心哉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砥愚曰東銘頑

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知智訂頑主

仁而義在其冲取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卷之五 雜錄  
一、

...

...

...

...

...

...



卷之四